

三探  
无底  
洞

崔老道  
传奇



天下霸唱

作品



# 三探无底洞

崔老道 传奇

天下霸唱

作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崔老道传奇. 三探无底洞 / 天下霸唱著. -- 北京 :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11  
ISBN 978-7-5596-2549-6

I. ①崔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12108号

## 崔老道传奇. 三探无底洞

作者: 天下霸唱  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  
责任编辑: 夏应鹏  
特约监制: 林丽  
特约编辑: 宋亚荟  
装帧设计: 吴黛君  
版式设计: 徐倩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81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9印张

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549-6

定价: 59.5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# 三探无底洞

崔老道传奇

- 第一章 王宝儿发财(上) · 001
- 第二章 王宝儿发财(中) · 027
- 第三章 王宝儿发财(下) · 054
- 第四章 斗法定乾坤(上) · 080
- 第五章 斗法定乾坤(中) · 104
- 第六章 斗法定乾坤(下) · 122
- 第七章 枪打肖长安(上) · 148
- 第八章 枪打肖长安(中) · 181
- 第九章 枪打肖长安(下) · 211
- 第十章 三探无底洞(上) · 231
- 第十一章 三探无底洞(中) · 260
- 第十二章 三探无底洞(下) · 278



## 第一章 王宝儿发财（上）

### 1

少时落入江湖，学艺长街问卜，师父留下锦囊书，从此阴阳陌路；偷入龙虎宝殿，得窥金符玉策，五行道法不敢图，仅卖子平之术；却因财字迷心，替人堪舆点穴，断腿之屈无处诉，不惜挖坟掘墓；结拜弟兄四人，各怀绝顶异术，阴间取宝惹祸头，报应凶似猛虎；关外辽东躲灾，红事会上充熟，玉皇庙内炼人皮，救下行伍英豪；河口渔村避祸，放走百眼魔头，大闹山西太原府，方把老妖除掉；回到九河下梢，卖卦入不敷出，全凭一张伶俐口，画锅撂地说书；单说金翅大鹏，拜别西天我佛，下界转生岳鹏举，战退金兵无数；夜晚长街送禄，适逢兵乱被捕，幸遇恩人把命赎，免去一刀之苦；

好景没出三年，赶上水淹直沽，河妖吃了好手足，心结郁郁难舒；  
床头点香为号，身揣天师灵符，三根钢针赠莽夫，才将水怪降服；  
可叹除妖好汉，粗笨顽愚不堪，傻人最后没傻福，落得横尸法场；  
大仇虽已得报，尚须养家糊口，每天到点就开书，只会精忠武穆；  
听戏就怕听生，听书就怕听熟，三回五扣拴不住，终日食难果腹；  
路边巧遇高人，开口如有神助，滔滔不绝说古今，挣得盆满钵满；  
正待悻悻而归，身后一声辛苦，二荤铺里指迷途，有如拨云见日；  
所谓艺不压身，何不照猫画虎，铁嘴霸王活子牙，暗自搜肠刮肚；  
借宿城隍庙内，梦得一段奇闻，钢刀吓破亡魂胆，地府旧案勾销；  
从此心窍顿开，专讲降妖捉怪，口若悬河惊四座，添油外带加醋。

信口几句闲词，道出了以往回目，书中说的崔老道本名崔道成，乃天津卫四大奇人之首，从小跟随师父做了火居道人，一辈子行走江湖，活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去世。自称在龙虎山五雷殿中偷看过两行半天书，擅使五行道术，可以移山填海，劈开昆山分石玉，观透沧海辨鱼龙，三枚神针安天下，一张铁嘴定太平，比得上两位古人——开周八百年之姜子牙、立汉四百载之张子房，只恨命浅福薄，有志难伸。

起初崔老道不信命，又贪图大户人家许下的好处，被唤去给董妃娘娘选了一处阴宅，因而泄露天机，到头来不仅没挣着钱，还让董家打折了一条腿，从此走路一瘸一拐，一辈子也好不了。崔老道咽不下这口气，趁民国初年天下大乱，伙同大盗燕尾子、石匠李长林、倒斗的二臭虫，来了一出“群贼夜闯董妃坟”，分赃之后各奔东西，

谁料没过多久，那三个贼人相继死于非命。崔老道心知这是报应，也自追悔莫及，只得将不义之财舍给粥厂道观，一个大子儿也不敢留，扔下一家老小躲出去避风头。无奈他这个倒霉鬼，走到哪儿也不太平，跑关东火炼人皮纸、走山西大闹太原城，又捅了不少娄子，好歹是把屁股擦干净了。等董妃坟的风头过去，这才回到天津城南门口摆摊儿算卦，全凭一张嘴连蒙带唬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什么降妖捉怪、画符念咒、相面测字、圆光寻物、抽签解梦，没有他干不了的。成天起早贪黑，推上小木头车来到南门口，捡块砖头挡住车轱辘，摆开“签筒、卦盒、龟甲、符纸”一应之物，车头插了幌子，上有字号“铁嘴霸王活子牙”，也不知道谁给封的。相面算卦是江湖上的“金点”买卖，干这个行当的人，首先要长得相貌堂堂、道骨仙风，身上行头也不能寒碜，还要能说会道、巧舌如簧，这才唬得住人，正所谓“伶俐莫过江湖”。崔老道深得此法，他眉目分明、颧骨略高、鼻梁坚挺，天生一只肃劲的鹰钩鼻，够不上仙风可也有几分道骨；身披一件补了又补的破道袍、头顶道冠、手持拂尘，装模作样往车后边一站，盯着往来的行人，看谁像容易上当的，就找机会上前“搭纲”。

江湖上所說的“搭綱”，暗指沒話搭話，借機做生意。搭綱之前要認准了人，看見神清氣爽、腳步如飛的不能過去。按照算卦的說法“神清則無災”，無災誰來問卦？非得找一臉苦大仇深的，這叫“神亂則有殃”。崔老道見到這樣的便迎上前去，手中拂塵一擺，口念道“無量天尊”。懂行的人一耳朵就能聽出來，這不是真傳的三清老道，真正的三清弟子念“福生無量天尊”或“無上太乙度

厄天尊”，走江湖的才念“无量天尊”。你若装作没听见接着往前走，可以省俩钱儿、少费两口唾沫，只要接了他的话，那就倒上霉了。崔老道使出插圈作套的江湖伎俩，装成“未卜先知、铁口直断”的高人，拿话引着你一步一步上当，心甘情愿地掏钱让他来上一卦。如若算卦的出门忘了带钱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没钱给东西也行，窝头、豆饼、咸菜疙瘩、破了洞的小褂儿、飞了边儿的帽子、开了口的便鞋，他倒不挑，有什么是什么，应了那句话“雁过拔毛、兽走留皮，逮个屎壳郎也得攥出屎汤子来”，完事儿还净拣好听的说：“并非老道我贪财，这是替您给祖师爷的灯里添二两灯油，庇佑十方善信。”

有这套江湖伎俩傍身，按说落个温饱不难。不过九河下梢这方宝地，诸行齐聚、百业皆兴，进入民国以来，老百姓东西两洋的玩意儿见多了，眼界一天比一天高，迷信算卦看相的人越来越少。崔老道经常开不了张，喝西北风是家常便饭，坐一天混不上半斤棒子面。他又不会干别的，为了填饱肚子只得另辟蹊径，算卦的同时外带说野书，吃的还是“开口饭”。在路边说野书叫“撂地画锅”，不同于在书馆中说评书，因为听书的不能保证每天都来，说书人也不能保证每天都在，所以很少有整本大套的，只讲民间的奇闻逸事，把点开活、随手抓眼，比说相声的不在之下，三言两语勾住了听主儿的腮帮子，这才挣得来钱。据崔老道所说，他的书和别人的不一样，并非凭空捏造、信口开河，全是他的亲身经历，其中压箱底的有这么一部《四神斗三妖》，可以说是他的顶门杠子、看家的玩意儿。咱们之前讲过的《龙虎山得道》《夜闯董妃坟》《大闹太原城》《金刀李四海》，仅仅是入话的铺垫。真正开说这部大书，头一段有个



回目叫《王宝儿发财》。所谓“不听头不知道始末缘由，不听尾不知道归根结底”，咱们闲言少叙，就从这段《王宝儿发财》说起——

## 2

世上发财的人多了，有名有姓的也不在少数，老年间提起来，像什么石崇、邓通、沈万三，全是富可敌国的大财主，怎么单单要把“王宝儿发财”拿出来呢？因为在过去来说，天津卫有句老话叫“王宝儿的水铺浮金鱼儿，祥德斋的点心吃枣泥儿”。后一句很好理解，是说祥德斋的枣泥儿馅儿白皮儿点心好吃，那是道光年间就卖出了名的老字号。豆沙馅儿、什锦馅儿的虽说也好，最好吃的可还得说是枣泥儿点心，用的是绥德红枣，带虫子眼儿的全拣出去扔了，先煮后炒，拌上花生油和白砂糖，又甜又沙口，在天津卫久负盛名。而前一句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前的人们习惯一早上起来喝口热茶，涮涮一夜的浊气，但是为了壶开水又犯不上点炉子生火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，不做饭舍不得糟践劈柴。因此有了专供开水的水铺，想喝水的可以随时去买，还有包月往家里送的，钱也是按月结，伙计送一挑水，在水缸旁边的墙上画一道，月底数“正”字。干这一行用不了多少本钱，天津卫九河下梢七十二沽，大河没盖儿，就在那儿横着，水可有的是；烧开水也不用木柴，因为合不上成本，那烧什么呢？单有人挣这份辛苦钱，一早出城去田间地头捡秫秸秆儿，就是去掉穗的高粱秆儿，打成捆送到水铺；烧水的家什无非土灶、

大锅，再置办几个水管、水壶、水舀子，那也没几个钱。无论穷人、富人，谁都得喝水，所以说这是个不倒行市的买卖。想当初，王宝儿在水铺这个行当中称得上首屈一指，不但买卖大、连号多，他的水铺更有这么一景，就是他们前的大水缸中有一尾金鱼，全身通红，稍稍挂了一抹子金，从头到尾将近半尺，又肥又大，扇子尾、鼓眼泡，眼珠子往上翻，总跟瞪着人似的，唤作“朝天望”。天底下的金鱼大致上分为草种、蛋种、文种、龙种，王宝儿的金鱼属于龙种，还有个别名叫“望天龙”，在大水缸里摇头摆尾这么一游，谁见了谁喜欢，不仅好看还是个幌子，说明他铺子里的水干净。

王宝儿并非一落地就自带这番名气，说话在清朝末年，王宝儿还是个十三四的半大小子，早早没了爹娘，只留下个破落居所，住在天津城银子窝附近。银子窝官称“竹竿巷”，巷子又窄又长，条石铺路，倒不是因为路窄才被比作竹竿。这个地名源于巷子中头一家铺户，起初是做发卖竹竿的生意，发迹之后成了天津卫“八大家”之一，老百姓就给安了这么个地名，渐渐变成了商贾云集的热闹所在，开钱庄银号的不少。据说在巷子中堆放的银子日均不下三千万两，故此得了“银子窝”的别号。后来慢慢萧条了，踩得油光锃亮的条石路面也失去了光泽，石缝间杂草丛生。在当时来说，银子窝仍是富贵之地，住在此处的没穷人，不过王宝儿家在竹竿巷后街，咫尺之遥却是相差万里。竹竿巷后街多为简陋的民居，正对那些大买卖家的后门，人家有垃圾、脏土什么的，全往这边倒。王宝儿家那个破屋子，三九天透风、三伏天漏雨，连窗户带门没有囫囵的，不怕下雨就怕刮风，漏雨可以用锅碗瓢盆去接，风刮大了屋顶就掀了。

日子本就贫苦，又没爹没娘，一个人孤苦伶仃生计无着，出来进去连个说话的也没有，仅与一只拾来的癞猫为伴，白天托上半拉破砂锅，拉着一根破竹竿子，沿街乞讨为生。

王宝儿拉竿要饭，这里边也有讲究。竿子既能打狗，又能让人瞧出可怜，就好像没饭吃，饿得走不动道儿，拿根竿子撑着，再说砂锅，即便你有囫圇砂锅囫圇碗，也得打破了再拿出去。王宝儿为了讨饭，走遍了天津城的大街小巷、犄角旮旯，没少往高台阶大宅门里扒头儿。眼看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少爷，一个个锦衣玉食，小脸蛋儿吃得又圆又胖、白里透红，手里举着冰糖葫芦，咬一口顺嘴流糖水儿。再瞧瞧自己，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，黄中透绿的脸色，瘦得皮包着骨头，手里这半块馊窝头，还是从狗食盆子里抢出来的。都是一般有手有脚有鼻子有脸的人，只因投胎不同，就得忍饥挨饿，虽说要饭的脸皮厚，也不免在夜深人静之际偷偷抹泪，常常自问：难不成这辈子就这样了？

王宝儿有几分志气，越想越不甘，总觉得憋了一口气，暗暗下定决心，说什么也不能再要饭了。别的活儿他也干不了，就到南城外的芦苇荡子捡秫秸秆儿、苇子棍，捡多了打成一捆，背回来卖给水铺。出力多少先放一边，四更前后就得披星戴月地出城，因为五更天亮就有要水的，起晚了不赶趟儿。

当时天津城中的大小水铺不下几十家，通常开在胡同深处，门前没有字号，只在外边挂一块小木头牌子，上写“水铺”二字，里边是一排炉灶。王宝儿常年讨饭，有一份眼力见儿。他送秫秸秆儿的这家水铺与别处不同，不仅门脸大，还有字号，门口挂着幌子，

名为“顺隆水铺”，取一顺百顺、生意兴隆之意，位于银子窝路口。进了门一左一右各设老虎灶，因其形状而得名，前边的灶膛如同张开的虎口，后边一根烟囱是老虎尾巴，两边各有三个灶眼，上卧六口大锅，锅上的木头盖子一半固定，另一半是活的。老板是哥儿俩，一人盯三个灶眼儿。各灶的火候不同，紧靠门的头一口锅，下边的火最旺，煮得开水滚沸，二一口锅里是半开水，三一口锅里是温墩水。卖着头锅水，随时再把二锅、三锅的水往前边倒，一来不耽误卖水，二来可以省火，因为这只“老虎”的确太能吃，多少秫秸秆儿也不够烧。两个老板从天不亮就开门，肩上搭着白手巾，手里拿着长把儿的水舀子。有买水的提着铜壶过来，用不着进屋，铜钱扔在筐箩里，打开壶盖放在门口。老板吆喝一声“靠后了您哪”，就从屋里伸出长把儿的水舀子，灌上满满一壶的开水，手底下利索极了。每天早上“顺隆水铺”还代冲鸡蛋汤。买水的人端个大海碗，拿个鸡蛋，到水铺门口把碗搁台阶上，鸡蛋磕进碗里打散了，老板舀起开水往海碗里一冲，这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蛋花汤。回去抓上一把虾皮、冬菜，再来个饽饽，早点就有了。冲一碗鸡蛋汤用不了多少开水，给不给钱无所谓，就为了让大伙看明白，保证是滚开的沸水，不然这鸡蛋可冲不熟。王宝儿为什么往顺隆水铺送秫秸秆儿呢？一来住得不远，二来和乞讨一个道理，上大户人家讨饭，遇上心善的总能多给一点儿。

打那以后，王宝儿有了正经的事由，捡了秫秸秆儿就往这个水铺送。不过秫秸秆儿这东西不禁烧，加上他年纪小、嘴又亏，单薄得跟张纸似的，一趟背不了多少，供上这两个通膛的大灶，一趟两

趟可不够，从城里到城外，一天来来回回往返七八趟。寒来暑往，顶风呛雪，吃的苦就甭提了。好在两位老板也是忠厚之人，又是住一条胡同的邻居，用谁的秫秸秆儿不是用，倒不如照顾照顾这个苦孩子，时不常的还多给点儿。王宝儿从小苦命，将人情世故看在眼里，懂得知恩图报，闲时经常去水铺帮忙，生个火、看个灶，给人家打打下手，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。赶上不忙的时候，两个老板找地方歇着，就让王宝儿盯着买卖，知道这孩子人善心正，手也干净，不会昧钱。如此一来，王宝儿尽管日子还是又穷又苦，好歹不用讨饭了。

如若一直这么平淡，王宝儿可发不了财，咱也就没后话了。有这么一阵子，王宝儿在水铺帮忙的时候，总看见一个骑黑驴的乡下老客，长了一对夜猫子眼，嘴里叼着一个烟袋锅子，成天盯着水铺对面的门楼子发愣。一连多少天，骑黑驴的老客不到晌午就来，下了黑驴往路边一站，天黑透了才走，不错眼珠儿地盯着看，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魔障。王宝儿心下纳闷儿，可也没敢去多问，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保不齐这位就愿意给门楼子相面。他可不知道，这个人太厉害了，说开天地怕，道破鬼神惊，乃是天津卫四大奇人之一——憨宝的窦占龙！

这一天王宝儿带着癞猫出门去捡秫秸秆儿，又遇上了骑黑驴的窦占龙。擦身而过之际，窦占龙叫住王宝儿：“小孩儿，你想不想发财？”王宝儿一愣，不明白来人什么意思，心说：我刚寻了个事由，不用要饭了，上哪儿发财去？窦占龙说：“我想买你一样东西。”王宝儿上下打量了一番窦占龙，纳闷儿地说：“小的家徒四壁，一

年四季就这一身衣裳，哪有您看得上的东西？”心下却寻思：这别再是个拍花子的，花言巧语把我唬住了，到时候往穷山沟子里一卖，我可就交待了！没承想窦占龙“嘿嘿”一笑，伸手点指道：“我不买别的，就要你身边那只猫！”

王宝儿眉头一皱，这只猫跟他相处多年，白天陪他出城捡秫秸秆儿，晚上跟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，在外边吃了多少亏、受了什么委屈，回到家里也只能跟癞猫念叨。你把他们家安上四个轱辘推走也无妨，要他这只猫他可舍不得。想到此处，王宝儿蹲下身子，把癞猫抱了起来。

窦占龙看出王宝儿犹豫，不等他说个“不”字，已从钱褡裢中摸出一锭银子，在王宝儿眼前一晃。王宝儿长这么大从没摸过整锭的银子，别说摸了，就是离这么近看一眼都没看过。这么大一锭银子，没十两也有五两，顺隆水铺这么大门面，使的用的全加上还不值五两。窦占龙以为这买卖必成：“小兄弟，你把这猫给我，这银子就是你的。”王宝儿虽然一贫如洗，这只癞猫却千金不换，脑袋摇得都快泄了黄。窦占龙没想到给王宝儿这么多银两他都不肯，反而把癞猫抱得更紧了。别看癞猫是王宝儿捡回来的，浑身上下没一块整毛，但是形影不离、相依为命，真可以说如兄似弟，哪有哥哥卖弟弟的？

窦占龙变戏法似的一锭接一锭从褡裢中掏银子，两只手拿不过来，就往地上码，转眼间地上银子堆得跟个小山包似的。王宝儿却只是摇头，癞猫也颇通人性，低头往王宝儿怀里扎。这么一来，倒把憋宝的窦占龙唬住了，还以为王宝儿识破了他的老底。憋宝这行有个规矩，识破了就得分给对方一半，无奈之下说出实情。原来银

子窝这个地方有件天灵地宝，乃一只得了道的玉鼠，就藏在水铺对面的门楼子上边，有此宝傍身，荣华富贵，不求自来。不过这天灵地宝，可不是说取就能取，所谓卤水点豆腐——一物降一物。窦占龙心里明白，只有王宝儿身边的癞猫才抓得住它！

王宝儿还当窦占龙看错了，低头看了看癞猫，又抬头瞅了瞅门楼子，奇道：“这只猫长满了癞疮，要不是我捡回来，它早就饿死了。一不上房，二不会爬树，门楼子那么老高，它如何上去捉玉鼠？”

窦占龙说：“尔等凡夫俗子若能识宝，我们憋宝的不就没饭吃了？你若信得过我，可于明夜子时抱着癞猫在门楼子下边等我，得了天灵地宝，分你一半富贵，够你十辈子吃香喝辣的！”说罢骑上黑驴扬长而去。

### 3

王宝儿对窦占龙的话半信半疑，眼瞅着一人一骑走远了，扭回头来盯着门楼子，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到底没看出什么端倪。那上边除了尘土、树叶、砖缝儿里的野草，哪有什么玉鼠？他倒是有过耳闻，没少听老街旧邻念叨，说江湖上有一路憋宝的奇人，凭着眼力过人，四处取宝发财，难不成真有此事？转念一想，且不说真与不真，纵然能发大财，那也是明天了。人活当下，什么也不如当下有口饭吃要紧。王宝儿乞讨多年，早明白这个道理了，眼下还得出城捡秫秸秆儿，否则今天就得挨饿，但是这只癞猫就片刻不敢

离身了。他把猫紧紧抱在怀中，摸出身上仅有的五个大子儿，用其中的四个在路上买了俩烧饼当晌午饭。离银子窝不远有家烧饼铺，他家的芝麻烧饼最好吃，用麻酱分层，揪出面剂子，拿起来往芝麻筐箩里一按，单面沾上芝麻，放进炉膛里烤，刚出炉的还挺烫，外表焦脆、内里绵香。油纸包好了拎在手里，兜里的五个大子儿这就去了四个，留下一大枚揣在怀中，想等回来时路过河边再给癞猫买点臭鱼烂虾。也是合该出事，一路走到南门口，正撞见摆摊算卦的崔老道。

崔老道日子过得比王宝儿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一连几天没开张了，饿得前心贴后背，脑袋发蒙，脚底下打晃，站都站不稳了，捡了两块砖头垫屁股，坐在卦摊后边两眼发直，盯着往来的行人，看谁都像蒸饼，恨不得咬上两口。他瞧见王宝儿身上穿得又脏又破，怀中抱着一只蔫了吧唧的癞猫，心说：这不是买卖，赚不出钱来。书中代言，崔老道并非以貌取人，单看穿着打扮没准儿也能看走眼，因为那个年代仍是大清国的天下，万一有个微服私访的老大人，故意穿得破衣拉撒的呢？所以江湖上有一套相人的方法，比如有这么一句话叫“闻履知进退”，不必看来人穿着打扮、五官相貌如何，只听此人脚步声，大致上就知道是什么来头。真有根基的贵人，走路来一步是一步，步眼沉稳。王宝儿可不然，脚底下“噔噔噔噔噔”，乱如麻，快如砸。崔老道一听便知，这是为了吃饭赶去奔命的人，可又一瞧，王宝儿手里拎了个油纸包，不用问准是吃的。崔老道饿得眼珠子都蓝了，心说：我也别挑了，蚂蚱再小也是肉，赶上什么是什么吧！他念及此处，勉强站起身来，叫住了王宝儿说：“无



量天尊，财主爷留步，贫道我有良言相告。”

王宝儿只是个半大孩子，不知江湖上的钢口，心下莫名其妙，问崔老道：“道长，您叫我？我怎么成财主爷了？”

崔老道见王宝儿让他叫住了，这生意就做成了一多半，当即要开舌头说：“小兄弟，贫道既然这么叫你，定然有个因由。你看你这面相，龙眉虎目有精神，天高地厚家中肥，你不是财主谁是财主？当下窘困不过一时，来日富贵不可限量！”这几句话按江湖调侃来说叫使上了“拴马桩”，也就是用拴马桩把人的腿脚拴住，甭想再走了。

江湖所传相面算卦的诀窍，无不是简明扼要的大白话，练的就是察言观色、见风使舵的本事，学三四个月就能上地做买卖。崔老道是老江湖，熟知人情世故，只要你敢搭话，他就有本事让你掏钱。换了平时，王宝儿未必会上当，他一个捡秫秸秆儿的穷孩子，没饿死就不错了，还指望当财主？不过窦占龙刚许给他一件大富贵，正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听崔老道这么一说，不由得信了几分，对崔老道说道：“我从小到大连一顿饱饭也没吃过，您倒说说看，我如何发财？”

崔老道心知这已是到嘴的鸭子了，不慌不忙拿出签筒子来，指点王宝儿抽了一支签。抽签算卦叫“奇门卦”，又叫“八岔子”。签筒里装着六十根竹签子，卦摊上摆好九个卦子儿，横竖各三行，每行三个，对应“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、丁、丙、乙”九个字。别人算卦专攻一门，抽签就是抽签，看相就是看相。崔老道不然，艺多不压身，有什么来什么，肚囊也宽绰，没他不会的，对付个小孩子用不上“六爻八卦”，只凭胡说八道就够。崔老道接过来王宝